

心窗
片羽

吹入人心一缕风

□明前茶

每次,骑车路过虎踞北路四号,看到自己曾经鉴定过的一幢危楼焕然一新地矗立在夏日的阳光下,橘红色的凌霄花又在一楼住户的阳台篱笆上攀爬时,老徐就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这座砖混老房时,心中的震惊。

老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,因为地基单侧下沉的原因,老房的承重墙发生了轻微的移位,墙上的裂纹弯弯曲曲,犹如一条烙下的闪电,裂纹最粗处甚至能插入手指,长出了青苔与瓦松。地基下沉也导致了窗框的变形,导致某些窗户得用推动抛锚汽车的力量,才能打开一条缝。老徐出具了危房鉴定书。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,居民有两条路可选。一条路是选择异地安置,原先房屋所在的地块由国家收购,另建小型休闲绿地。还有一个办法是他们自筹资金翻建这栋危楼。

经过再三协商,这栋两层危楼上的24户居民一致认定,他们不想置换房屋、搬去郊区,而是想与老邻居继续住在一起。这栋老楼里不乏已经居住了二三十年的邻居,他们有的是牌友,有的是广场舞舞伴,有的是钓友,结伴沿秦淮河垂钓十多年。在这里,粗心的孩子忘了带钥匙,放了学也不会坐在楼梯上落寞地等家人,而是会在邻居家吃完了晚饭,辅导完功课,再由爹妈领回家。几十年来积攒的情分,谁愿意一拍即散?于是,他们决定自筹资金200多万,翻建他们共同的家园。

令人惊异之处还不在这里。规划局同意他们按照原层高、原面积翻修后,老徐拿到了居民签了名、按着一大串红指印的协议书,发现他们居然不是原样翻建,而是请到建筑设计院的老师帮他们重新设计了承重方案与房屋结构。

因为翻修的牵头人张玉廷发现,老楼原来的设计并不合理。它是一梯三户的,除了老楼最东头和最西头的房子,中间的户型不是三间房屋全部朝南,便是全部朝北,房子就像火车车厢一样。采光堪忧,过道里长年都要开灯。全部朝北的户型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,尤其是冬天,做饭、洗衣、看书、晾晒全部在阴冷的环境下,寒潮一到,连水管都冻不动就上冻。这几年,每遇零下七八度的天气,朝北套间的居民就要拎着桶,到朝南邻居家去借水喝,洗澡需要出去开钟点房。而全部朝南的邻居也不见得居住舒适,因为他们也没有南北穿风的条件,夏天闷热得很,为了解暑,必须全程敞着门透气,而这样,电视机音量稍微开大一点,都会打扰到邻居。

邻居们开筹资会议时,征询过设计师意见的张玉廷,就建议将原先的一梯三户改为一梯两户,全楼四个单元改成六个单元。这样,不仅邻里之间更少干扰。而且,24户人家,家家会拥有至少一个朝南的房间。

一开始提出这一设想时,连张玉廷的妻子都觉得丈夫在异想天开。如今的老楼居民,就算是在户外加装电梯,都会因为底层居民的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。你怎么去说服原先朝南套间的居民让出一间朝南的房间来,置换成一间朝北的房间,谁肯吃这个亏呢?你又如何说服居民减小家里一点使用面积,匀出多出的那两个单元的楼梯间?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。

谁都没想到张玉廷在孩子的辅导下,做了一段动画来模拟新设计的户型中清风流动的方向。他放给邻居们看,清风徐来,周围香樟树与楝树开花的香气,会随着流动的风,吹动窗帘、吹摇风铃、吹拂着动画中女孩的裙裾和老太太的围裙、吹拂着看了一半的书、吹得吊兰与绿萝筛下各种生动的光影、吹得日子活色生香,而不是死气沉沉。张玉廷说:“翻修后,我们的房子会变成钢筋混凝土结构,它的得房率比原先的砖混结构要高一些,设计师再把楼梯间做得略窄一些,确保大家的大衣柜能够扛上去就行,多出的两个楼梯间,并不会多占多少套内面积。咱们可以协商,朝北的大家多出一点重建费用,算作给朝南人家的补偿。这样互相让个步,所有的人就可以整年吹到通透的清风了,何乐而不为呢?”

老张的愿望实现了。如今这栋重建的危楼已经成功封顶并涂装,居民正在装修,即将回迁。人还没有归来,底楼住户新种的凌霄花已经在家园中招手。一缕清风演绎的动人故事,就这样令这个夏日的气息,变得如此通透与生动——人心比我们想象的,要更加豁达与无私。



草原夏日

王尚

挖土豆

□马国福

土豆的一生都是在地下度过的。关于土豆的一生,十字科的花为它作了序,而成熟枯萎后成为土灶里燃料的茎秧就自然成了它的跋。从破土而出的芽,到包含汁液的茎,最后枯萎成一团匍匐在地里的柴禾,直至成为灰,成为肥,土豆从不抛头露面,它的眼睛在泥土下面,从干裂的地缝里射出一束束光,把我们清白的一生照亮。这卑贱的出身决定了它一生都登不上大雅之堂、成为象征身份和地位的佳肴,它只能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就着黯淡的光温暖一些平淡的肠胃,或者躲藏在遍地巷子里的小吃店内,以“青椒土豆丝”的名义,化作漂泊他乡的人们思乡的最好口味,成为他们乡愁里一枚抹不去的情感胎记。

这几年,土豆被一些精明的商家看中命名,起上一个个动听的艺名:马铃薯、薯条、薯片,让这些产自乡间的植物在油锅里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华丽转身,变成麦当劳、肯德基里用硬纸盒包装的薯条,源源不断把城里人口袋里的银子转移到商家的银行卡上。

而乡下的土豆还在地窖里,没有光,也没有耀眼的包装。它们围拢在地窖里,一堆堆一堆堆,默契地静静守候,守候冬天的第一场雪静静地到来,然后一天一天,一个一个走出地窖,走进农家的火炉或者餐桌上,成为冬日里没有新鲜蔬菜的餐桌上唯一的主角。

我的出生决定了我一生都是土豆最坚定的爱好者,也是土豆最忠实的爱怜者,对于土豆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在家乡,九月以后,土豆基本上成熟了,成熟了的土豆,青黄相间的叶子上满是黑色的斑点,像极了老人脸上的老年斑,有一股暮气,有一股风霜阅尽的笃定之气。黄,黄得彻底;黑,黑得从容。有的叶子卷了,卷起的叶子真的像村里那些艰难度日的老人的额头,皱巴巴的,一道道褶皱里藏着的是难言的岁月,以及逐渐老去、扳着指头

度日的那种漠然。

挖土豆是一件技术活。不会挖,就会把地下的土豆削坏。会挖,顺着茎的根部,稍微扩展一点范围,轻轻地将铁锹插下去,稳稳地端起来,拎起茎,抖掉根部的泥土,哗啦啦,泥土掉下,根须上的土豆脱掉身上的泥,露出黄黄的肌肤。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有一条根上会挖出五六六个大小不一的土豆,有的大如拳头,有的甚至更大,有的如小笼包,有的如小番茄。土豆是极富有团结精神的,不论大小,紧紧地抱着一个根,就像一个母亲一生哺育的几个孩子,按次序扯着母亲松软的乳头长大,爱的接力就在地下开始了。大的学会养料的谦让,小的珍惜年长的给予,吮吸乡野的汽水,咀嚼泥土的营养,守着一个共同的承诺,不要抛头露面,不要去追逐表面的风华,就在地下,把自己长成一种力量、一种泥土练就的信仰。这么多年来,乡土的经验始终告诉我,凡是长在地下的果实,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洁净和定力,它拒绝一切人为欲望的篡改,拒绝膨大剂、催熟剂;它蕴含着一种不可亵渎的忠诚和义气,对土地的忠诚,这种忠诚,就像和你生死与共的兄弟一样,值得终身托付、信赖。

每逢挖土豆,年少的我的任务是把父辈挖出的土豆,剥掉泥土后一堆堆聚在一起,晒在太阳下。九月的天空很空,而九月的土地却很满。时间在土地上做着一道算术,我们以“挖”这种动作,做填空题,做加法。给土地加上种子,我们就收获了温饱,当然也额外收获了诗意和艺术。给每一个日子填上汗水和苦力,我们就收获了信心,因为好日子总是在后头。剥掉土豆上的湿泥,鼻孔里是草和泥的混合气息,土豆带来的食欲在胃部翻腾,味蕾上开始有了口水在跳动。已经枯萎的茎秧曲曲折折、盘根错节,像渐渐脱去皮的蛇。蚂

蚱在秧上无所事事地跳着,断断续续地弹一些含糊不清的曲子,也有耐旱的青蛙慌乱地钻到远处的草丛中寻找藏身的洞穴。老鼠从田埂边的洞里逃出来,企图躲过铁锹的锋刃。一个自然界的部落,在土豆地里相安无事。人的到来,发出的一丝轻微声响,对地上的蚂蚁、蚂蚱来说,无异于一次惊雷。当然,还有一些在泥土里吞噬土豆的蚯蚓、土蚕,享尽不劳而获的美食后,把家安进土豆里,它们企图延续一劳永逸的美梦,因收获季节的到来而惨淡地宣告终结。或许,灵敏的蚂蚱给它们通报了信息,铁锹让泥土一松动,许多蚯蚓、蛆虫就迅速地摇晃着身子,蹿出地面。对这些害虫,我们有两种办法,要不捡起来装进塑料袋里,带回家喂鸡;要不杀无赦,让它们身首分离。场面是残酷的,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。

父辈们从地的这头挖向那头,身后是一堆堆土豆茎秧、一堆堆土豆。薄凉的秋日阳光让地上的土豆明晃晃的,远远望去,一窝窝、一窝窝,像鸡生出的蛋。到了冬天,我们不愁没有菜吃了。秋天的太阳总是给人以恍惚的感觉,被淡云托着,好像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,将愈未愈的样子,让人怀疑太阳有没有力气迈开步子了。我们挖着土豆,商量着今晚到底是吃炒土豆丝还是煮土豆。天黑前,我们把土豆装进蛇皮袋子里,拉回家。在院子里放上几天,在霜降之前等水分蒸发得差不多了就把土豆储进窖里,等着过冬。

多年过去了,很多在地里挖土豆的场面不曾忘记,现在身处城市,但根仍在乡野,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在地里挖土豆。土豆的形状就像胃的形状、肾的形状。有时候,我真的觉得土豆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胃,消化着生活的困苦、生命的酸甜苦辣,分泌着一些想不到的幸福胃液,这胃,实在是平凡的伟大了。

脱口秀

□尹画

朋友赠送了一张票,北站艺术中心,笑丫喜剧脱口秀开放麦。

这一两年,脱口秀越来越火。连我这个不大看电视节目的人,也在网上收看了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三季。李雪琴、庞博、杨笠、王建国……一下认识了好几个脱口秀明星。最喜欢的是李雪琴,因为她金句不断,段子幽默且有深度,比如“宇宙的尽头是铁岭”,又比如“你说我有啥天赋啊,我现在就有个饼(‘天赋异禀’的谐音梗)”,我被她逗笑了好多回。我知道这很不容易,因为我的笑点很高。在这个竞争压力山大的时代,脱口秀的爆火,大概因为它能帮助观众们减压,“笑一笑,十年少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此次去北站,是我第一次听线下脱口秀。所谓“开放麦”,它是脱口秀的一种形式,是为新人提供练习、打磨段子的场所,新人们可以在开放麦现场带来脱口秀的首秀。此次

演出的四位演员都是新人,平均年龄不超过一年。

一位是从心理咨询师转行到脱口秀的;一位从程序员转行;一位在意大利留学,因疫情回国,对脱口秀产生兴趣就参与了脱口秀队伍;还有一个小姐姐,主业为“剧本杀”编剧,业余来兼职做脱口秀。看来,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兴趣作为择业的标准之一了。

脱口秀类似于单口相声,一个人拿着话筒在台上讲足十分钟,倘若演讲倒也不难,但是脱口秀的主要功能是要逗大家笑,所以,如果台上讲得不可笑,冷场了,就特别考验演员的心理建设能力。

现场的脱口秀演员大多以自身经历为话题,由于是新人,经验不够,讲着讲着观众并无多少共鸣,就有些冷场了。这个时候,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安和无奈,他们只好祭出杀

玉兰
一瓣

手锏:与观众互动。当天现场有个光头男人,与演员互动得特别好,演员每问一个问题,他都能回答得很幽默,带动了场内气氛,发挥了一个优秀的“捧哏”角色。这是开放麦的优勢,观众的积极互动是对演员精神上的一种鼓励。

参与了线下开放麦后,我深深的体会是,任何一个行业,要做到TOP位置,都极其不易,背地里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。嘲笑、尴尬、不安,都需要自我消化,无论如何,能有勇气站上舞台,能将梦想付诸行动,就已经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了。

结束了,我和朋友一起回家。朋友说,还是要多鼓励鼓励这些孩子,只要不放弃,总归会越说越好的。而我们作为脱口秀开放麦的观众,就相当于女排的陪练员,让演员们发现哪里好笑哪里太冷,以便重新修改文本。突然觉得,我们做了一回最有价值的观众。